

我們讀書人讀書不是為學位，讀書不是為地位；
讀書是為生命，讀書是為自己求心之所安。



中世紀的歐洲曾經暴發過大瘟疫，意大利作家喬萬尼·薄伽丘的《十日談》就是以大瘟疫作為時代背景創作的。今天我們也在面臨新冠病毒疫情的全球暴發，美國感染人數兩千多萬。恰好又碰上了美國政治上的變化，美國總統特朗普做了許多荒謬的事情。乃至總統選舉結果出來以後，他居然不承認這個結果，還意圖用行政命令延長自己的任期。這個做法荒謬之至。把這兩件事合在一起看，我自己的感想是一句中國老話：「苛政猛於虎。」

美國正在暴發的疫情的影響是世界性的，也是生物性、病理性的，這種蔓延的趨勢不容易制止。但比疫情更嚴重的，是文化性、社會性的集體瘋狂。具體而言，就是野心人士慾望的膨脹和愚昧無知，這二者結合產生了「政治瘟疫」——執政者牢牢抓住權力不放。為了抓住權力，對外發起挑戰，四面樹敵；對內任性胡為，製造不安。特朗普只知緊抓權力不放手，他的行為已經導致國家行政的混亂，甚至影響到全球政治。如此情形的社會性「大瘟疫」，其嚴重性遠比病理性疫情更驚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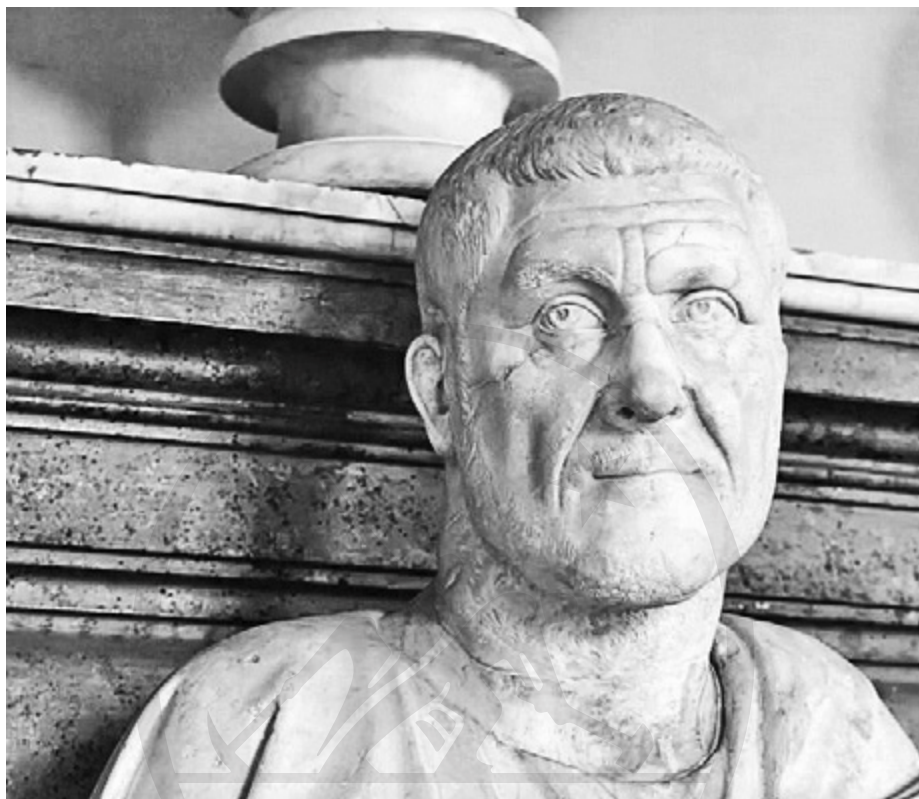
特朗普如此施政是動搖美國國本，嚴重下去將使得世間不再有法律，更嚴重則會破壞美國立國的文化基礎。如果美國政治不再有法律約束，人們也不再珍惜立國的文化基礎，人將何以為人？一個如此的美國，豈非是人類歷史的大悲劇？我們真的沒有想到，這個可怕的現象出現了——美國居然有近一半選民會附和這樣愚昧而盲目衝動的野心家，特朗普居然能得到七八千萬張選票！美國人民居然能夠容忍他，倡

言可以推翻已經執行二百餘年的選舉制度。我們當然可以詬病美國選舉制度的不完備，尚有漏洞。但我們更要檢討的是：號稱法治、民主、自由的美國文化，為什麼在這些高尚的理念之下會出現這一「獨夫」？出現之後舉國人民都無法抵制他的任意妄為？

三百年來，進入美洲的歐洲移民開拓疆土，設計出這一民主自由的政治體制，累積形成為今天的美國文明。這個文明表面看來高樓大廈，富強無比。美國人因此充滿信心，以為天下無事不能做到。為什麼這麼一個社會，這樣一個國家，居然無法預防這樣的野心家出現？為什麼現在的美國要重蹈古羅馬帝國的覆轍？當年的羅馬帝國雄踞歐洲，羅馬軍團兵鋒四出，年年征討掠奪領地，而後統帥大將率軍鎮撫一方。但是這些羅馬兵團和將軍出去以後不再回來，慢慢地將羅馬帝國掏空了。掏空後的結局是，各處來的蠻族進入羅馬帝國，從奴隸進而為農夫，又進而為軍人；羅馬人則以征服者的身份分散在各地。最後，羅馬人自己的本土終於被周圍紛紛進入的「蠻族」侵佔——隨著五六撥蠻夷從南北方向進入歐洲，羅馬帝國滅亡了。這個局面似乎會在今天的美國重演一遍。

二戰結束以後，美國耗盡力氣建設強大的武裝力量，以此實力獨霸全球。與此同時，美國也耗盡財力建成一個以美元為中心的世界經濟體系。可是，趾高氣揚的美國人並不滿足，他們志在長期主宰全世界。特朗普只是出頭露面的代表：他志在以個人威權主宰美國，進而主宰全世界。如此環境之下的世界，哪怕沒有今天的特朗普，早晚會有另一個特朗普出現。慾望推動之下，作為總統的特朗普，他的個人膨脹和美國國家的膨脹是一體的。美國的問題是成功以後個體和國家的膨脹帶來的不斷擴張的野心，這才是我們必須長存警惕之心的地方。中國正處在復興的前夕，對此尤其需要心存警惕。

「十日談」的課程進行了十個星期，我們討論的主體是中國文化問



最終導致羅馬帝國滅亡的，是侵入帝國本土的「蠻族」，這個過程和當下的美國很像。圖為東羅馬帝國第一位蠻族出身的皇帝馬克西米努斯（Gaius Julius Verus Maximinus，173—238）。

題，比較文化研究還並非主要課題。這種情況之下，我們回頭看看「十日談」的記錄就能發現，每一次的討論，實際都以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地區正在發生的疫情作為背景。這次的總結談話，希望大家注意到這個大動亂將會帶來的全球性恐慌。在全世界驚慌失措的局面之下，如果我們將世界問題和中國問題合在一起看，中國能不能在世界混亂之中獨善其身呢？中國能不能更進一步，想想如何幫助世界其他民眾，大家共同

締造一個真正和平大同的社會？這個是我所盼望的。當然，這個願望不是短時間能達到的，要花很長久的時間。擔下這任務，完成這任務，是我對中國、對大家的盼望。

我這一生，生在中國，長在外國。我接受的學校教育前半段在中國臺灣，後半段在美國。我的研究生涯幾乎有三分之二在美國，三分之一在中國臺灣。看上去我的生活是流離失所，但也因為這種「流離失所」，我對各個地方都有一些自己看出來的問題。我願意跟大家一起討論，讓大家指出我所討論、想要提出的問題其困難的關鍵點究竟在哪裏？當下問題的根源在哪裏？我們應如何避免許多盲點，使中國開拓出一條康莊大道，一步步實現真正的日新月異，讓人類關懷逐漸提升到一個新境界？

我想提出一些過去沒討論過的課題，那就是地理環境、人群結構、經濟歷史以及群體互相接觸時彼此採取的態度。這些是歷史上的人類從小社群、一個個家庭親屬集團或共同生活的集團，逐步走向世界大同的過程。每一個國家或族群，在歷史上都有過一定的階段和經歷。階段不一樣，類似的事情也不一定以同樣的方式出現，也不一定會以同一個方式去處理。但世界永遠處在變動狀態之下，如《易經》所說，「變」是唯一不變的真相。所謂「易」和「不易」，「易」就是變動，「不易」就是不會改變……這個世界上，唯一不會改變的事實就是我們經常不得不改變。我們唯有以這個預設的條件為前提，才能夠不斷考量「世界永遠不變化」的「教條」。世界上重要的宗教，沒有一個不是經過一次次改革，才發展而成其面貌：任何論述體系，都需要因時、因地的修正，才能適用於當時當地人心的需求，解答當時當地人所面臨的疑惑。

「文化」是一系列的理念。你可以稱其為智慧，而智慧建立在知識之上。我們如何處理知識，從知識提升為智慧？如何將個人認識轉換為

集體的智慧？這一過程是很重要的工作。我們不能單單以考試、學位或是學術文章發表的次數，作為求知過程的指標。學術成就是文化成就的總成績單，文化成就的總成績單表現在社會是否安定、老百姓生活是否舒暢；也表現在整個社會是否有秩序、是否有不斷修正與改變的過程、是否有舒暢開展的機會，走向共同社會的過程中是衝突還是協調……凡此，都是一步步走來，很多情況是歷史條件造成的。歷史條件是由地理環境造成的，地球環境使得人類生存環境不同，進而發展出各自不同的面貌和文化。而在全球化的今天，環境對人類的影響已經越來越小，也造成今天乃至未來建構人類社會的條件和因緣。中國古語說「和而不同」，「和」又該如何辦？是鬆散的「和」還是比較緊密的「和」？是同一個文化中心的「和」，還是不同文化元素協調之下的「和」？凡此都是永遠不能完全得到答案的命題，卻需要我們不斷地追尋、檢討，學術研究就是不斷給自己找問題。

此外，「文化」和「文明」其實是兩個不同的概念。文化，我認為是一種行為，行為準則驅策我們形成如何選擇選項、如何處理事務的理念。凡此行為表示的文化，總結在一起，超越提升為一個系統，這就是文明。文明演變成一整套理論體系，當達到一定水平後我稱之為「結晶化」(crystallization)。碳離子變成水晶、鑽石以後，質地堅硬不可再分割，如同佛經所說的「金剛不壞」。因此，文化一旦演變到文明的高度，就不再能改變、調適自己——成了一個「終結了的」文明。我不希望人類文明走到終結的地步，我盼望人類文化能不斷進步，永遠能夠自我修整，以求得更適合的道路。《易經》乾卦說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」，講的就是如此境界。

「Culture」是文化，「Civilization」是文明。以宗教而言，信仰這個大原則在出現的時候是文化；結成為一個教會、教派，出現教主、形成

思想體系的時候，這一系統即是文明。文明就是「已完成」的系統，「完成」亦即「定格」，這一定格的系統就不能再改變了。

我盼望在「求知」這個行業裏的同仁永遠記得：我們追求的是知識，但知識提升更高層次才是智慧。僅憑個人的智慧是不夠的，許多人的智慧合在一起才能構成文化的潮流。在文化潮流的進展中，還要讓它永遠開放、不斷修改，而非走到盡頭、走向終點站。到終點站的時候就是我們下車的時候。人類文明這輛列車要繼續往前走，必須要保持文化的動力。這就需要國家提供開放的環境，能夠擁有自由的胸懷，持有對己誠實的態度，這些是學術界必須信守的原則。在這些原則上我們共同努力，將我們個人所知、所能貢獻給大家，經歷綜合、比較、推演，做進一步的尋找和研究。這樣我們才能使知識引導我們的生活，以生活引導我們的生命。我們讀書人讀書不是為學位、不是為地位；讀書是為生命，是為自己「求心之所安」。我們今天談到這裏，希望不太久之後，我們有機會再聚。

今天的發言是在病房裏面，這是醫院幫助我在家設置的病房。鏡頭前這個是電動吊兜，把我從輪椅升到床上，從床上提回到輪椅。我自己不能動，要靠機器幫忙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我與各位共同努力的時間不會太長久了。當然，每一句話都出自我的誠心。我盼望此時此地走這一遭，有機會與大家說這些話，使大家心裏激動一點，本來平靜無波的心裏可以起個漣漪。小波浪可以造成大的潮流，推動大家不斷地進步。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」，只有不息的自強，才是真正的健康和健全。

以此共勉，謝謝各位。

問道 許先生

夏志宏，高山書院教務長、校董，美國西北大學終身教授，著名數學家

夏志宏：中美這一段時間的衝突的核心是什麼？是利益衝突、文化衝突，還是種族衝突？

許倬雲：中美之間的衝突是文化之間的不協調，並不是文化衝突。東方文化沒有辦法反映到西方去，對西方沒有衝擊，或者衝擊非常薄弱；而西方文化對中國的衝擊極為強烈。所以我才說這不是文化之間的衝突，而是文化間的不協調。因為不協調，導致許多地方亂七八糟。我唸書向來不只唸書本上的知識。我是在戰亂裏面長大的，戰爭的烙印、苦難中的憂慮，從五六歲、七八歲就開始融入我的血液。我向來就能看得出，老百姓包括我自己面臨什麼樣的恐懼、什麼樣的憂愁。因為身體不良於行，又遭逢戰亂，我小時候沒有在學校讀過書，十五歲前都是在家自修，當然也會接受兄姐的指點及父親的教導。大師們讀書，傳承的是先賢的教訓。而我更多的是從老百姓的角度去看待這個世界，理解我們的時代。作為一個老百姓，我要的是太平日子，和和平平、舒舒服服，一家人安樂樂地過小日子。我希望的是過這種太平日子，但是過不了，反而是不停地逃難，跑個不休。過日子的糾結在哪裏？逃生的問題在哪裏？

所以我唸書從來就不是在書本上唸，而是在人的生活裏看普通人的生活，看他們生命裏遭遇何種困難。從這個方向來想，最後歸結到民族文化與個體生命的關係。民族的文化追溯源流，是上層的文化下達到民間，又普及成為中國文化的特色。我覺得這個是中國人的安身立命之所，這個安身立命的地方在大社會、小社會，層層圈圈都有體現。它形成的天然網絡、人間網絡、交通網絡、人事關係網絡和地緣網絡等重疊在一起，互相影響、互相交流、互相干擾，綜合起來變成一呼對一應。所以，我才感覺到人間的生活是互動的：大圈和小圈的互動，人與群體的互動，自然與人間的互動，過去與現在的互動，現在和未來的互動。

中國的這一套東西為什麼對中國有意義，而對西方沒法有同樣的意義呢？因為西方有基督教。歐洲不管是東正教也罷，天主教也罷，新教也罷，甚至是猶太教，上帝和人之間的關係是一切網絡的歸處。個人無法挑戰上帝，而只能單方面接受祂的安慰或祂的懲罰。在中國文化中，“人心”就是“上帝”，人心的主動選擇決定了一個人觀察社會事物的視角。許多人的心合在一起就是眾人之心，就是支配你、呼喚你、抑制你、鼓勵你的力量。

我常常思考：為何中國傳說中開天闢地的人會是盤古？盤古是傳說中的巨人，他的頭和眼睛變成了日月，身體變成了大地，皮膚毛髮變成了樹木，但他的靈魂遍及全天下、全宇宙。所以，中國的上帝就是創世紀的盤古，而創世紀的盤古就是你我的心。我能理解為什麼後來一直到董仲舒都強調「天人感應」，一套一套的全都是感應學說。凡此感應裏面中國人始終認為一切都是變化的，而唯一不變的是“變化”本身。人要習慣於變，而非習慣於既定的、固定的政策，或者權威的論斷，或者歷史的命運。每一刻歷史都在轉

變，每一刻歷史的轉變都影響著我們自己，我們必須呼應轉變。

人一直在扮演，一方面是“我”，一方面是“眾人之心”。上帝在我心裏，我的信仰也在眾人心裏——一定要體會到個體與眾人的關係。孔子講，修身修己到一定地步就要去照顧別人——安人、安民、安百姓。「百姓」是群體的組合，一百個姓氏、一百個國家、一百個大單位，「一百」是多數的意思。安民、安百姓，孔子說連聖人都難做到，但它是需要一代代人不斷努力的目標。《禮記》裏面的「大同世界」連聖人都沒有做到，這個目標始終懸在那裏。中國人未來的理想、目標同樣如此，「大同世界」是要走的方向而非已經實現的成果，沒有終點在那裏等你一腳跨進去。這與道教、佛教不同。在道教、佛教中，可以說到一定地步就成了仙、成了佛，連孫悟空都成了鬥戰勝佛。但孫悟空一變成鬥戰勝佛，就沒有了戰鬥精神，就變成統治階層。所以說，孫悟空只能活在孫悟空的時代——變成鬥戰勝佛，他就活不出孫悟空的樣子。理想境界對我們來說是永遠要到而到不了的境界。永遠要有更進一步的可能性，永遠要有糾正錯誤的可能性。並不存在不可改的歷史命運，也不存在歷史決定論。歷史只能永遠追尋、矯正和改進。

李倫，《十三邀》出品人，騰訊新聞副總編輯

李倫：當前的形勢和人類歷史上的哪個階段或者時刻是比較相近的？我們從歷史中能學到什麼？

許倬雲：這個階段很難對比。可能當今的時代相當於中國的戰國時期、希臘的城邦時期，也相當於十六七世紀民族國家要代替神聖羅